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川上廣樹纂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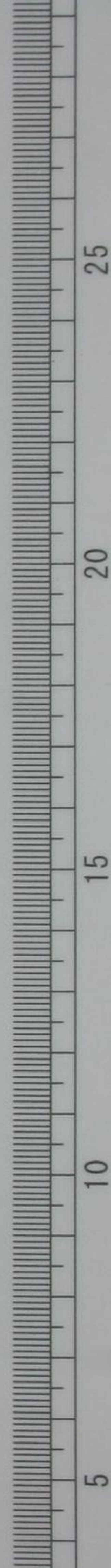
十六終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9

16



總目

註點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沈德潛確士評點
川上廣樹纂評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名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所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

点主唐宋人家文書本

卷二十九

柳田泉堂

010190557230

山陽云眼光已注財力上矣

又云法度不合先王之政是公本意却收入於人才不足頂中去

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
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

又云此荆公病根至死不除得者

確士云已上言法度不可知而所以知法度者在乎法先王之意

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

鹿門云人才不足四
案宋荆公萬言書中領
確士云從法度引出
人才以下專就人才
言

山陽云人才入陶冶
成之陶冶成之籠罩
通篇

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

又云引孟子喚出法
字與人才聯合極好
鹿門云一鎖

山陽云再洗發法字
以陶冶結之以下宜

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一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

入陶治之目却按商周為虛引其實此處陶冶一結不必下而可者特再提以肅文氣使讀者着眼耳此法自荀卿來

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

鹿門云荆公伏自家案

確士云已上言欲舉行法度不可不陶冶人才云云四節是一篇本末確士云先用提綱以下分應有條不紊方

德輔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眾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留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

是次家文字

確士云以上申言教之道
山陽云自來言天下之事者皆先言當今之弊而說救之之術引先王之法以實之是常套也荆公却先引商周證當今人才可陶冶而成次即舉三代成才之法立四目然後說當今之不然四正四反使讀

局愈整齊讀者識得此法方可作長文大篇
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所謂養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畊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

者對照領解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人見其雅正吾知其新變也

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如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

鹿門云荆公霸畧

東坡先生家文讀本

卷二十九

山陽云養之之中又
今三日而本旨所重
在裁之以法上讀者
要着眼窺破擢筋捉
脈不墮其雲霧中
又云此至誠懇惻之
心即他日執拗不回
者也
確士云已上申言養
之道

鹿門云先王之取士
本如此

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
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
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
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
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
之不罰而止者眾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
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
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
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
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
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

確士云已上申言取
之道

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
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
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眾矣有天
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
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
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
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
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
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
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
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

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

沈曰已上申言任之道

山陽云篇末勉字斷字已暗伏在此中確士云已上四段正說已下四段反說

山陽云八四段處不着提語後段皆然唯於結處見之與四正異樣文法避板也

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

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
入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
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
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
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
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
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
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
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
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
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

山陽云此則屬確論
矣西土通弊君相人
人知之而不能革者
本朝無此事然本朝
併無補之學無有也

取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
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
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
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
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
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
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
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
之不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
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
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

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

山陽云此前人所未發把經術為實用大發讀書人神智

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弘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

山陽云、本朝兵權歸武門、亦職是之由、

確士云、已上教之、不以其道、

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守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克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

山陽云、此亦確論、本朝當今諸府吏胥為奸、亦職之由、

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

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貨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情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

鹿門云：荆公一眼已射左右通貴之侈。山陽云：養之非其道，一段通篇本真所歸，重於此洗發之。

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眾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

鹿門云荆公理財之言已露於此

山陽云理財一節意稍溢出條目之外蓋其本意所注不覺矢口至此也

甚少而賦祿又如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

又云下三刑字語氣激昂而筆透紙背此又其素心所在故然

天士云已上養之不足以其道山陽云治之非其道治字恐養誤

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

山陽云華法繳繞纏縛如老吏舞文巧試使人不得出脫此等文氣自韓非來判公

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難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取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

天資刻薄，慘嚴少恩，其人似韓非，其政似韓非，故其文亦似韓非。

鹿門云：此便是劫神宗之獨住，而不容群臣撓亂根基。

可以爲公卿者，因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畝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

鹿門云、又是荆公指自家一輩人、

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畧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詳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

確士云、已上言取之不以其道、

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一二。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州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奸。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

鹿門云切中今日事

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

情

又云亦切中今日事情

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其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

山陽云一篇中華墨
飛辭躊躇滿志處正
在處之任之非其道
一段來是本意河雁
也故於結語見之不
唯故變文法也

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
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
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
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得專而又一一
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
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
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
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任事者所
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
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
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

確士云以上言任之
不以其道
山陽云此一結所謂
萬派飛流注在一壑
者

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
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
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
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
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
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論胥以敗此
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
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
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
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
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

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
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
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
稷。蓋甚於奕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
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
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
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
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
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
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
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

確上云收卷前文提
綱四正四反又生出
下文五事

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
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大
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
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
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
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
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
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
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
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
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

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
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
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
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
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
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因可使小強者因可使弱而
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况
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
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
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
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何為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

山陽云仁宗幸不勉
不斷神宗一勉之斷
之而宋祚促矣
確士云生出勉之一
層

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
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
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
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
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
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
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
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
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陛下
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
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

山陽云元祐黨碑上無數姓名皆荆公所視以為流俗僥倖之人者也

鹿門云此又是荆公欲以刑法劫則必行之意
山陽云本意所注再於是洗發之

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刑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刑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刑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

又云青苗免役何其天下順悅之人眾也

確士云又生出斷字以為歸宿

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懂懂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初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

確士云已下總見已說之可行

山陽云迂闊則然矣熟爛則未也唯迂闊故天下不便之唯不熟爛故已亦悔之

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以先王之事開太宗

又云究竟不脫才字

者魏文貞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貞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承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

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鹿門云荆公以王佐之學與王佐之才自任故其一生措注已盡於此書中所以結知主上亦全在此書中然其學本經術故所言非漢唐以來宰相所能見而其偏極自用大較與商鞅所

儲同人云荆公此書只是要改制變法大肆更張耳胸中有無數見解無數話頭却尋出人才不足四字統之架堂立柱將胸中所欲言者盡數納入隨機大發故議論愈多頭緒愈整由其以一線貫千條也
陶冶人才以行先王之政此立言大意也前提出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四綱先用正說以申之又用

欲變法處相近故其功業亦遂大壞而反不如近世浮沈者之得學者須具千古隻眼看之

反說以形之總束前文又生出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三項又轉出勉之斷之以作歸宿末又勸人主排眾議以行已說他日變更成法以毒禍天下隱兆於此矣然其行文部勒有方如大將將數十萬兵而不亂中間絲聯繩牽提挈起伏照應收繳動嫻法則極長篇之能事紀綱頗靡以後固須振攝一番介甫特執拗太過未免矯枉而戾乎人情所以紛更兆禍耳若謂其言全無足取恐未必然

四十一卷十一月三十日
十一則也分二回

總旨

此文神宗即位之初方之
之德修之乃勸勉之
大意言人主能其德
乃期之即設行八問
乃得之入之忠良得之
進之也

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為陛下既終
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
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為邦先放鄭聲而後
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
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
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
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
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
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
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

鹿門云傾動主上處

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
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
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
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後○敢○縱○心○所○
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
惑○移○耳○目○者○為○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
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
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
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
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
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

妄而幸賜省察

頗得大臣格心之義此孔子所謂不以人廢言也
文亦典要通明不須枝葉

鹿門云於亮陰初以
声色二字為遠候人
之本便是荆公得力
的學問

總旨

此篇人過字能過之
能改之聖且賢之
聖也非人過之

山陽云如此語調昌
黎之後唯半山有之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缺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
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
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

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

雄貴選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

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

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

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

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

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

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

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已也有也財失復

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即无咎善補過意却說得異樣新穎作文固貴務

晚村云思字替上海
字行字替上改字

山陽云蘇家不如此

古錄

晚村云更進一步方

警而奇

晚門云又云三百

此鳳論蓋唐李翱ノ
性善情惡ノ説ヲ駁ス
トセテ性ハ情ノ本情ハ性ノ用
君子ハ性ハ善ク情ハ不善ナ
リ故ニ情ヲ善ナリト大要
フ故ニ情亦善ナリト同シ
韓愈カ性ヲ説ク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

又云長句排宕奇崛之甚、

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他，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性惡無他，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論理只見一面，每如此。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

山陽云就譬喻結上意又用長句

又云忽拈出性字為轉仍為結又用短句

求情於小人耳。是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豈足以為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為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為惡也。性即理也。情即性之動也。孟子即情善以驗性善。則情非惡可知矣。自李翱云。人之所以為聖者。性

也。其所以為惡。則情也。於是宋儒遂有性其情。情其性之說。而情遂歸於惡矣。此本中庸首章及孟子子乃若其情節。以疏解駁辨之。其說乃不墜於雲霧。

點言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九終

總目

此篇ハ荀卿カ著リニ亂世ノ事ヲ以テ聖人ヲ曰ヒリ周公ヲ將テ表申ス如常ニ一輩ノ人ト同様ニ親倣セシメ見テ論セシム

點言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十

王安石介甫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纂評

周公論

晚村云荀卿起

又云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

山陽云確論

又云遊公卿者不足言者此論最確最快

又云似柳之桐葉辨而彼簡鍊此流暢晚村云引證以見其小與前段照應

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惟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

山陽云其文則奇其論則平

晚村云荀卿結

又云此篇以周公之

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為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為正士者不當遊公卿之門而周公為政自當養

士於學薦賢於朝不止日與士接誇一時豪舉也。
作翻案文字須胸次有大頭腦大把柄乃能折服。
前人。

山陽云介甫其人似荀其文亦似荀蓋平生所枕籍故時見其可議作論譏之猶抑之非國語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

禮論

不知禮是古文定法

晚村云、先盡其說、而後折之、文亦波瀾。

山陽云言主處短

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而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誅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慾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擎跪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

山陽云言客處長

又云然字轉自客入
主前段短長相反至
此乃判矣

鹿門云又一反我上

又云又一綴

晚村云後上捨木不

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
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
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
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
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
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
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
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
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
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
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

為器捨馬不為駕抽
出此意而極言之

又云餘調極有力

鹿門云借荀卿之說
而辨之而行文亦極
圓轉
晚村云介甫論礼高
出三蘇之上文亦通
甚

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耶以
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
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
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本於天順乎性一切委曲繁重之為皆聖人因
其性之固有而導之使還其天也篇中攻去荀卿
之說借喻意透發正意醒快絕倫○劫之於外而
服之以力句仍不無語病聖人因之非劫之也

山陽云又以一節反振之

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鉅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為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

又云以心字換意字
自前節說入而昭應
起處使讀者不覺手
法極敏構法極密
又云終歸意字

鹿門云正當
山陽云半山諸論中
此篇最平允其文亦
非其常調

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為貴。悲夫。

以莊子為矯世立說。正中肯綮。立論不掃莊子。不傷聖道。筆筆折面面圓。此極經營匠心之作。○釋氏之徒。引以為虛無之証。談養生者。又援其言。以為長不死之方。去立言之旨。遠矣。子有讀莊子篇。足以暢王氏之說。而不襲王氏願以就正立言君子。

總 二日

田正言即田況字正言其官名之此書田況方正策對卷之三據之案案上其言云大旨ルヲ要スルナリ

山陽云句法拗折處此公勝場

又云舉其言愧其心亦有生色

上田正言第一書 名况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言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其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竊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縣諫

又云數層往復而歸於獵取名位文勢回環未以人之疑以此結住甚勁似柳子厚結法

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為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延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為

山陽云、又以疑字結佳、以不能解收前二說、文情極勁、文體極潔、又到底以疑字解字為結、

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盡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為執事解也。廼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宜。

諫書婉而切、荆公與
田正言書直而勁、
鹿門云、直而不阿、義
形於辭、

作案以下層層翻剝與孟子謂蚺鼃據其請士師
作案同例古人文各原有原本但化其面目耳

此篇ハ張獻忠ノ書カガ父ノ音カニ在ル中ノ時事ヲ傳ヘンコトヲ請ヒシニ答ヘタル書ナリ樓逆叔輩ノ中聞一節弗ニ史ヲ作ル情態ヲ盡ス古今史ヲ得失ハ只公私疑信ノ間ニ在ルヲ言フ其論甚タ備ビリ王聞修謂ラク公ノ父ノ政事ノ他ニ考フギナシ公ノ集ニ先大夫述アリ詔州人事ヲ叙ス謂フ公カ詔ヲ字ヲヨリ男一女一市ニ在ル塗土ニナセス翁源ノ地虎多シ公之ヲ捕ヘム而ルニ虎ノ自カラ斃死ル者五ナリト見ユナント此事カ即ケ張ノ稱セシ所ナカ莫シ然リ豈其レ然ラシヤトアリナリ聞修カ急ニ虎ノ自カラ斃死ルヲ以テ實ニ非ストナセシナリ蓋シ龍殿丞ナル者ノ諛譁ナリ荆公ノ父名ニ益相官ノ員外郎ニ在リセリ

答韶州張殿臣書

殿臣諸本殿丞ニ作ル官名又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
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
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

員外郎ニ官セリ

晚村云此段士大夫
不盡知

又云此段恐史官不
能記載

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
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
人之存其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
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
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
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
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
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
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
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
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偉烈道德滿衍不幸

又云此段淋漓痛快
已足為幽潛吐氣

迂齋云自三代之時
至此七八轉而不過
二百餘字曲盡文字
之妙

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
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
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
羞苟以厭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
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
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
其私獨安能無欺於真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
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
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
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
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

晚村云、牧士大夫、

迂腐云、文字宛轉抑揚中間一節曲盡作史情態古今史筆得失只在公私疑信之間其論甚備

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從來史書之病痛切言之則未擅才學識三長秉公正不欺之志者未易言作史也讀中一段令人凜凜懷人禍鬼責之懼○錢受之素推史才然是非往往不公況以淺學之人挾自是之見悻悻然遽操史筆耶以云良史恐未必然○荆公父名益官都官員外郎

總 七日

此文蓋公卒相之日上命承之趙高申之西夏人來附之者之納龍圖閣直學士之安

與趙高書

山陽云就倔強二字言三重複之文愈有姿意愈明了

又云兩意分層其謀甚老其文甚鍊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即頭人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為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為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忿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愛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息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

山陽云苟能如此亦不愧宰相矣

鹿門云中多持重處亦合兵機

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
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
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老謀深識就此文何嘗執拗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

總曰

此文周禮序之因
述之今日之復
意及之其主
此亦主上之
此在凡三

山陽云訓而設之不
如追而復之之難果
爾青苗市易天下爭
者如蠅毛而起

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
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
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
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
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
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
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
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
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
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
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意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

踏字

鹿門云暗伏鍊動主上之意

山陽云荆公所自喜在讀周礼而其相業所卒自誤處亦在周礼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疊疊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千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不用鋪排簡而能莊諸經序中以此篇為最惜乎泥而用之遂至於亂天下也○愚嘗謂周禮本聖人殘缺之書漢代劉歆之徒綴而完之以亂聖人之經者也後人治經當取其純粹略其蹊駁乃安石棄其善者而惟取泉府一言以行其私有不為

總目

步今學校之衰盛之叙之末以之為始又古今之序之末以之為始又古今之序之末以之為始

山陽云開手附拔與南堂宜黃學記對看彼起處平平故讀者不覺觀鹿門云學之本始

天下禍者哉愚向有周禮考一篇備詳其說

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賦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

卷三十一

鹿門云暗伏後之杜醇為師

山陽云南豐正說長反說短此篇則一正

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逼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聞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

一反大抵相當唯正說長故人讀之易厭

又云法字伏後案

鹿門云宋仁廟以前學政之玩如此

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斷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

山陽云借林君口中
聯合古今甚好
鹿門云抱前

山陽云以噫字生出
議論矣字小佳以固
字而字轉下以也字
住着再以夫字起議
論以雖字照應上文
以也字住三以夫字
起議論以也字住結
句肩於是二字句脚
不復置虛字咄然而
止此等處比南豐較
峭潔

法者吾不可以無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
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
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
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
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
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
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
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
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
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
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

鹿門云又一層深思

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
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
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
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
憂夫來者之不能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論所以立學處。詳明醇備。與宜黃學記相同。而曾
則溫厚。此則清峭。並為名作。

荆川云但為築城作記而歸之根本上說此是大議論

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以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夸狄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葺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鹿門云荆公學本經術故其記文多以經術為案

湛深經術而回幹無痕臨川文中極典重醇厚之作

此上有三好者一有甚焉一有曰艾一有因之先王之道行之推及於結末因之又士之責於所謂用意多矣題外在リト此ヲ謂フ

芝閣記

山陽云此與墨池記極相似然彼一意層累此則兩段叙事而忽以一結意出題外

然後入題，再照前三
段翻出奇波，意更出
題外，末別以遭宕之
筆感慨一番，烟波嫋
嫋，非墨池一泓水，可
一覽而盡者比也。
鹿門云：感慨可頌。

又云千鈞之尾棹之有力

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李厚菴云。與墨池同一機軸。蓋曾王極有相似者。峭而折。用意多在題外。

又云、荆公本色之佳處、

山陽云荆公之文此最宕逸冷雋是文品

高人一等處

禮

此文三三應有、一、道ノ没
た窮ル能ザルニ而テ與子問
ノ如明ナキ一喻ヘ、ハ、仆碑
ヲ獲ルニ因テ後世古書ノ
傳ヲ失フ多キヲ悲ハナリ、
而テ均ク比喩學問上ニ就
テ感慨ヲ發セシナリ凡テ
五段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淨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縣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

鹿門云暗伏篇末案

西仲云辨山名謬誤

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眾。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之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

鹿門云應篇首又云無窮之感

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憐而在已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

鹿門云逸興滿眼而餘音不絕

此文以浮屠慧禮力能勸化之佛窟新築之材也。此寺通稱慧禮之材。乃叙其結尾。傳道之行。易。才者第。才。浮屠氏。行難。其材。有。及。多。才。字。眼。之。篇。而。何。其。能。也。宜。其。能。也。二。句。前。後。相。呼。應。中。暗。藏。才。字。藏。之。

鹿門云冷眼
山陽云文章不可無此一段形容逼真處無此欠色態

鹿門云冷眼妙
山陽云着戲言更有態

又云不單稱儒者而曰衣冠云云又有態

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有志有力而又有物以相之其終不能至者則亦無如何也借題發意文人之常然必說破正旨此只於言外遇之又是一格。用筆最折。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游予既更淮南

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庠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盡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窮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

山陽云句法字法大似柳州

鹿門云感慨作結妙

又云占地步

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後段見儒者不能行聖人之道而浮屠氏能行其師說用意在意題外也一頓一折耐人領取此最是介甫擅長

孟嘗君得士是也今言得士是也

西仲云開口把能得士三字作案

山陽云虎豹與雞狗相映帶在於有意無意間

又云雞鳴狗盜一語數番重複生姿致妙在一順一逆

迂齋云轉折有力首尾無百餘字嚴勁緊束而宛轉凡四五處此筆力之絕故文亦長於拗折是三蘇所不及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語語轉筆筆緊千秋絕調

山陽云出孔子於最末得休

又云二矣字生議論

亦所以別於後倭官

外平叙處

鹿門云且序且點綴

山陽云先叙立朝大節然後平列出入履歷

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僊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

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文憑。由司登聞鼓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

山陽云平列內外出入官迹畢又叙婚娶子姓畢然後叙處世接物以及不惑致祥處最後出擊蛇一事為結結構極有次第擊蛇一項事却與篇首立朝大節相應此

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貲外郎諱賓之女生一男子曰洵今為尚書屯田貲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廡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機祥

作者匠心也

又云沈評至當然想半山作此誌時思路筆神始專注於此故置之最後掉尾使全神活動

鹿門云荆公第一首誌銘須看他頓挫紆徐往往敘事中伏議

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只借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軌權彊所忌讒詔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為識諸幽

請太后還政及爭郭皇后之廢皆大節所關故特詳之後出知五州皆用虛叙天子受知後屢見抑

論風神蕭颯處
鹿門云此篇於敘事
中一一點綴而風韻
頓發若順江流而看
兩岸之山古人所謂
應接不暇

總
此文小許知略不用并
甘字慨然云云此中實
一命字子藏過又贊
瑰奇此中二論云志
銘中別一體

於執政故隱約其詞而未以軼事作收位置極佳
用筆亦復清剛簡貴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讀其世家所謂今泰州
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
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
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

晚村云得薦引之人

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
薦於是得名試為大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
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
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
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
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
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
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
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
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
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

鹿門云歇後語收上
晚村云收得奇妙是
書家縮筆之法也

鹿門云銘亦韻折

晚村云篇中會一命字却不說出更覺語

少意多
總曰
范穎州公即牛記仲淹之
蓋仲淹最後穎州三知
州故以此公之稱之
以此文其生前經歷
敘述之者三季文中
自述之者一季文中
四句以一生之概論

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
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
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
使之。

中間藏過一命字。鬱屈瑰奇空中發論志銘中別
開一體。

平

鹿門云四句已括生

又云可悲可涕

祭范穎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
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
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
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
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
慕者興起。儒先首首。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
誓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醴河江。
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
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猖狂。
敢辭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

山陽云似南豐祭老蘇文

西仲云單就文章議論上譬之

山陽云似歐公書錦堂記稱韓魏公處

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連遭困蹢。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

又云篇首至此一意說下至此以一然字為轉換言所以祭之意

西仲云上文是悲公此念非公無與歸且自悲矣

廣門云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為第一

謂十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歎。歎而況朝士大夫。平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一氣奔馳不可控抑。此即介甫詆為在一國則亂一國在天下則亂天下者也。而祭文又推服如此。豈由中之言耶。特其文可與子瞻篇並傳。



點註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十一終

點註八家文跋



八家之文各有家法韓之謹
嚴柳之秀削歐之優游三
蘇之縱橫曾之醇厚王之拗
折其法燦然如星不具備而輯
八家者有數氏特沈選本不

繁不簡古修文家之典至
也今施之訓點且纂今古諸
儒之評註于欄外以爲初學登
蹄庶幾其有所以焉
明治十一年五月
春山川上廣樹後

松山林芳書



明治十一年七月四日版權免許
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再版御届
同十八年二月廿五日三版御届
同年三月
刻成出版



朽木縣士族

纂評人

川上廣樹

下野國足利郡小腰村

新潟縣平民

弦卷七十郎



越後國北蒲原郡
葛塚町三百七十三番地

發賣

東京府

弦卷支店



芝區三島町十番地

書

肆

各國書籍店



